

陳映真小說集 3

1967-1979

# 上班族的一日

六月裡的玫瑰花／

永恆的大地／

某一個日午／

累累／賀大哥／

夜行貨車／

上班族的一日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03

陳映真小說集3〔1967-1979〕

# 上班族的一日

陳映真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303

陳映真小說集 3 [1967-1979]

# 上班族的一日

著者：陳映真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一年十月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ISBN 957-674-217-X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著.--初版.--臺北市：  
洪範，2001〔民90〕  
面：公分.--（洪範文學叢書；303）（陳  
映真小說集；3）  
ISBN 957-674-217-X(平裝)

857.63

90016095

## 目次

|         |     |
|---------|-----|
| 六月裡的玫瑰花 | 1   |
| 永恒的大地   | 33  |
| 某一個日午   | 51  |
| 纍纍      | 65  |
| 賀大哥     | 77  |
| 夜行貨車    | 129 |
| 上班族的一日  | 187 |

## 六月裡的玫瑰花

### 疲倦的月亮

門開了。像地窖一般幽暗的酒吧，便在一霎時間掠過一片白色的日光。一個又瘦又高的黑人走了進來。厚厚的門在他身後慢慢地關上了。黑人輕輕地唱著一支在他尚未走進酒吧之前就唱著的歌，摸索著走到靠近冷氣機的一張小台子。他把照像機擱在台子上，用厚厚的嘴唇從菸盒裡啄出一支長腳的香菸，點上火。他一邊噴著青煙，一邊還不住地哼著。

——莫妮達，美麗的莫妮達呵；

才十四歲，

養下又白又胖的娃娃，

……。

一個吧女走過來坐在他的身邊。黑人依舊唱著：「莫妮達，你快快樂樂，從不抱怨。」吧女看看等在一邊的僕歐，對黑人說：

「請我喝一杯，怎麼樣？」

黑人眯著眼伸懶腰，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在黑暗中發亮。他張開嘴的時候，那一排牙齒差不多就佔滿了他下半個臉。「當然。」他說。

「威士忌蘇打。」伊對僕歐說：「你呢？」

現在他認真地盯著伊瞧著。他的雪白的馬牙齒被厚厚的嘴唇蓋著。他的頭髮像剛剛拆下來的毛線，密密麻麻地捲著，看起來彷彿只是用漿糊貼在他的突著後腦的頭上。他有一對大大的突出的眼睛。這眼睛一本正經地瞧著伊，令伊想起故鄉的一隻操勞過度的老黃牛。

「嗨，甜姐姐。」他鍾情地說。

「我叫艾密麗·黃。」伊說：「弟兄們都叫我艾密。」

「嗨，艾密。」他說。

「人家等著你點酒咧。」伊笑著說。

「杜松子酒加冰塊。」他說。

地窖裡都是便裝的和軍裝的美國兵士。

低低的天花板裝潢得像沙發一般，而一盞盞微弱的燈嵌在上面，彷彿一朵朵疲倦的月亮。

艾密麗·黃在手提包裡找出香菸。

「好像在哪兒見過？」伊不頂真地說。

「我可記不得了。」他露著白牙齒調侃地笑著。伊讓他點好菸。伊是懂得這個調侃的。然而伊仍舊漫不經心地讓他擰了擰伊的裸露的背。「比方說在通到你們辦公的團部的路邊。」伊說。

他開心地笑起來，眯著他的快樂的牛眼睛。有一個喝得爛醉的胖子大聲吼著說：「我跟上帝說，這裡的娘兒們，比東京的好一千萬倍——伊們又夠味，又便宜……。」

「艾密麗，甜姐姐，」黑人說：「我們根本沒有在什麼通到團部的路上見過面。我剛剛從越南來。」

他的黑色的大手掌壓住伊的並不白皙的手。艾密麗·黃看著他的黑色的手巴掌。他的指甲像一顆顆乳褐色的小石頭，在沙灘上被溪水沖涮得好乾淨。艾密麗的威士忌蘇打和黑人的杜松子酒加冰塊端上來了。黑人伸手去接他的杯子，直接送到嘴巴喝著。他眯著大眼睛說：

「真口渴。」他用一隻空著的手去撫摸伊的背。「我們沒有在什麼地方碰過面。我第一次來這裡渡我的七天假。」

「噢。」伊說。他的觸力溫柔得出乎伊的意外。「不管怎樣。」伊說：「歡迎你，兵士先生。」

他們碰了杯。

「你叫我巴尼好了。」然後他軍事性地說：「合衆國陸軍第二十六軍團直屬機動連隊，上等兵巴爾奈·E·威廉斯請你跳一隻舞。」

他站起來，像一隻長腳的海蜘蛛。伊開始被這個並不漂亮的黑人士兵弄得有些開心起來。艾密麗·黃很曉得這個開心的重要性：伊們是並不常常會遇見這種令人開心

的客人的。而倘若有一個這樣的客人，便會使他們忘掉伊們的職業性，而且間或也會有某一種戀愛的陶醉的快樂。音樂雖是瘋狂地快，他們倆卻逕自在角落裡慢條斯理地磨菇著。艾密麗仰著那看著就令人發酸的脖子，讓他貼著臉。他的黑色的手在伊的裸裡的並不白皙的背上揉著。伊是個健壯的女人。這只要看見伊的特別寬闊的肩背就能明白了。兩種不相同的膚色相擁抱著，便有某種色情的氣息。

「你作戰的時候很勇敢嗎？」伊說。

他用他的厚嘴找到了伊的大耳朵。他低低的說：

「關於這個，今晚你會在床上曉得的。」

伊喫喫地笑了起來。「你是個壞孩子。」艾密麗說。伊忽然看見他們的對面有一個英俊的白人軍官和一個漂亮得令人嫉妒的女人跳衝浪舞。那個白白的女人留著一頭長長的蘇西黃式的長髮。伊的舞姿像滿月下的潮汐，冰凝而激烈的。艾密麗·黃聚精會神地看著。伊從而說：

「巴尼，我要你看一個漂亮的×貨。」伊用力按住他貼著伊的頭：「不過你不許愛上她。」

黑人士兵笑了起來：「甜姐姐，我不會的。」「你發誓。」伊說。「我——發

誓。」他說。然而伊的香味開始使他激動起來了。他撫摸著整個伊的裸露的背，伊推開他。他開始去看那個「漂亮的×貨」。

「噢！」他說：「排長史坦萊·伯齊！」

那個英俊的白人軍官轉過臉來張望著。「耶穌基督！」巴爾奈說：「他是個又可惡又神氣的傢伙！」

「啣荷！你這蠢驢子。」軍官看見他了：「你這蠢驢子！」他興高采烈地說。他拉著那個長頭髮的女人走了過來。「排長史坦萊。」黑人笑著說：「在這兒碰見你真高興。」

軍官朗朗地笑了起來，露著一排健康的牙齒。他的胸膛寬闊，薄薄的嘴上留著很精神的短髭。金黃色的頭髮整齊地貼著他方型的頭顱。「你是一頭蠢驢子。」他快樂地說。他是個典型的東部世家子弟。軍官的臉不知道是日晒或醉酒而發紅，顯得精神抖擻。他神氣地凝望著一下子拘謹起來了的黑人小兵。他說：

「你曉得嗎？今天是你的偉大的日子。」他又哈哈地笑了起來。實際上，排長史坦萊·伯齊已有幾分醉意了。他壓低聲音說：「也許是你的家族歷史中最了不起的日子。」他惡戲地眨眨眼，然後提高嗓門兒說：

「先生們，安靜。安靜。」

他走向酒櫃台。「先生們，安靜。」他說，他在燈光下微笑著，像一個預備演說的年輕的參議員。這個地窖般的酒吧間於是便安靜得只剩下被轉弱的唱片聲。他說：

「排長史坦萊·伯齊就地宣佈我們偉大的合衆國政府頒給上等兵巴爾奈·E·威爾斯的榮譽……。」

酒吧裡的軍人們一齊望著站在牆角的黑人士兵，看見他反抱著艾密麗出神地呆立著。醉酒的狂笑和戲謔的掌聲響了起來。

排長史坦萊用東部特有的造作的口音，宣佈黑人上等兵巴爾奈·E·威爾斯因為殲滅了長期躲在一個村莊上的敵人之功，著令晉升軍曹。他用大學裡的演說課的姿態說：

「巴爾奈·E·威爾斯是個偉大的合衆國戰士，偉大的愛國者。他爲了我們合衆國所賴以奠立的信念，遠征沙場。當他爲了保衛並協助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友邦而戰之時，他已經爲我們自立國之初即深信弗移的公正、民主、自由與和平的傳統，增添了一份榮耀。」

一陣真實的和酒醉的掌聲熱烈地響起。軍曹巴爾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飲泣著。

「哦，哦，耶穌基督呵，」他哭著說。「別哭罷，我的寶貝。」艾密麗高興地說，抱著他像抱著一株高過圍牆的樹。「耶穌基督喲，我多麼快樂。」他開始失聲，竟漸漸至於號啕了。

「耶穌基督呵。……」他說。

「別哭，乖寶貝。」艾密麗的眼圈紅了起來：「別哭，乖寶貝。」

「別哭，寶貝，別哭。」有人在齊聲嘲弄地和著。

「耶穌——哦，好耶穌。」他失聲說：「我的曾祖父只不過是個奴隸呢！」

「別哭，乖寶貝。」伊說。

「別哭，寶貝，別哭！」酒醉的人們唱和著。

### 土撥鼠

軍曹和艾密麗過了一個狂歡的夜晚。對於軍曹巴爾奈，彷彿世界上一切的希望之門都爲他打開：成功、希望、榮譽和尊嚴都對著他和藹而謙遜地微笑著。而他的榮耀和快樂，完完全全地感染了艾密麗。「你曉得嗎？」軍曹用他的手指擠著伊的扁平的

鼻子說：「你吱吱喳喳地講個不停，像一隻小麻雀。」

伊沉默起來。「你不喜歡的嗎？」伊憂悵地說。軍曹抱住伊。他的黑色的身體像一株野生的熱帶樹。他吻著伊的小小的鼻子。「呵呵，一點兒也不，」他說：「你是世上唯一分享了我的快樂的女子。」他放開伊，相對地跪著，他半舉著左手，把右手放在伊的肩上，他扮著肅穆的臉，說：

「我是一個非洲的君王，他統治著炎熱而幽暗的土地。他君臨那裡的森林、激流、蟒蛇、猛獅、象牙和鑽石。」

伊立時在床上伏拜起來，伊的乳房垂在床單上，好像一對果實，在豐收的時節靜靜地懸垂著。伊不住地說：「王啊，哦，王啊。」

「你是王的麻雀，你是王所鍾愛的妾。」他說：「你是陪伴王渡過他的假期的唯一的幸運女人。」

小麻雀鍾情而感動地擁抱軍曹。伊親吻他，像一隻白色的、妖嬌的小母鷄在一片黑泥土的大地上快樂地啄食。「我是你的小麻雀，我是王的愛妾。」伊喃喃地說：「我要服侍你，領你去另一個有風的小鄉下。」

「另一個有風的小鄉下嗎？」軍曹說。

「是的，我的王啊。」小麻雀說：「像今天我們去過的那個小小的村莊。王說：喲，這是個有風的小鄉村，好像你生長的故鄉……。」

黑色的國王躺在床上。這是一張觀光飯店裡的大而講究的床，床頭有金黃色的精巧雕刻。「但願你去過我們的古老的，古老的南方。」軍曹說：「我們住在那裡，一代又一代。在那兒唱歌、祈禱、流淚、酒醉、辛勤地工作，並且把我們的骨頭埋在那裡。」

「倘若你歡喜，明天我帶你到另外一個鄉下去。」小麻雀興奮地說：「那裡有一個小小的漁港，漁船們忙碌地從海裡撈來大批大批的魚蝦倒在這個小小的漁港上。」

「噢，不，」軍曹說。

「隨你高興，」小麻雀說。伊下床去爲他倒水，伊的肩背寬大而光滑，好像一個等待開墾的山坡。

軍曹側身起來喝水。他用雙手捧著茶杯，像一個嬰孩。伊撫摸著他的黑色的肚皮，看見伊自己的手被襯托得好白好白，但伊斷不是個色白的女子。「你不是說這裡的風景，到處都一樣的嗎？」軍曹歉然地說。

「沒錯，」伊笑著說：「Yeah, that's true.」

「Yeah, that's true,」軍曹說。他從杯子底去望天花板，細眯著另一隻眼睛，像是在用望遠鏡照著某一個遙遠的地方。他低低地說：「Yeah, that's true, 到處都一樣的。全世界的鄉下都是一個模樣。」

伊的手在他的黑色的身體上徒行。「是嗎？」艾密麗說。

「今天我看到你們的鄉下，到處是一大片稻田。太陽晒在隨風波動的稻子上。就差沒有砲聲，沒有硝煙，沒有那稠密的森林——否則那樣子太像我們打仗的地方了。」他忽然咯咯地笑起來，因為艾密麗撫摸著他的恥毛。他躲開伊，把杯子放在床邊的茶几上。他又咯咯地笑。他抓住艾密麗的手。「不要這樣，」軍曹笑著說：「你是個小蕩婦。」

「你不喜歡嗎？」

「不，不是這個時候。」軍曹說，憂悒地吻著被他抓住的伊的手。伊笑了起來。

「我的意思是，」伊說：「你不喜歡鄉村的那種樣子，因為——。」

「我不知道。」軍曹說。他的厚厚的嘴唇像吸盤一樣有力地吸吮著伊的手背。

「因為打仗嗎？」

「噢，不，」軍曹迅速地說：「我的曾祖父也是個軍人。他參加李將軍，打北

佬。」他望著茶几，在杯子和一個小口琴之間拿了一包香菸，用他的厚厚的嘴唇啄出一根又長又白的香菸來。伊爲他點火，他的樣子真像一個軍人。

「現在我是個軍曹了。」他充滿自信地說：「軍曹上去是少尉、中尉、上尉，再上去是少校、中校，然後就是上校。」

「你一定辦得到，」伊快樂地說：「你一定辦得到。」

「那時候，人們便叫我巴爾奈上校——直到我老了，小伙子們還會恭敬地叫我巴爾奈上校，巴爾奈上校。」

伊其實並不了解一個上校的榮譽的。然而伊卻忠心地相信他必有一日成爲一個上校，成爲一個狂野而瀟灑的軍官，好像那個爲他頒佈晉升狀的史坦萊排長。

「那個時候，人們將邀請我做善鄰委員會的委員，同白人一起參加宴會，甚至給白人的小伙子一點有用的、聰明的忠告。」他微笑地說：「而且我將有一幢乾淨、安適的大房子，被高大的南方的榕樹包庇著。榕樹的影子使草坪永遠蔭綠……。」

「巴爾奈上校，」伊低聲說：「你沒提到上校夫人呢。」

軍曹歡喜地喫了一驚。他的小麻雀正憂愁地玩弄著一隻銀色的髮夾。他伸手去擁抱伊，他說：「你是我的寶貝，我的小麻雀……。」伊沒做聲，卻馴良一如鴿子，任